

20140328 太陽花學運_黃國昌訪談

註記：未特別標示發言者之段落，皆為黃國昌老師發言

主持人：今天我們邀請到中央研究院的副研究員黃國昌來上我們的節目，那國昌他是這一次整個學運，從第一天開始參與到現在的這個成員，他非常了解，所以我們趕快來介紹國昌，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主持人：這個我相信你一定有看到，馬總統說這個哪裡來的黑箱，服貿哪裡來的黑箱，他說服貿簽約之前，經濟部跟相關公會表，總共進行了110場的溝通，那簽約之後，立法院也開了20場的公聽會，也舉辦了144場的說明會，中華民國過去的法案都沒有經過這麼嚴格的檢驗程序，所以他說意思是說我都做得這麼好，你們現在是在反什麼？哪有什麼黑箱？這個事情你有什麼看法？

其實各位如果回想，去年當馬政府跟對岸簽兩岸服貿協議的消息曝光的時候，整個社會的震驚跟反彈有多強烈，就可以充分的反映出來今天馬總統，我非常不客氣的講，到今天還不肯認錯，還是試圖用一些謊言在粉飾太平，當初消息出來的時候，整個社會一片譁然，甚至連他們自己自家的立委都非常的生氣，連自家的立委通通都不知道，王金平院長也表示他完全不曉得這樣的事情，第一個跳出來質疑整個黑箱程序的正是馬英九總統他自己聘的國策顧問，郝明義先生，郝明義先生那個時候跟一些學者還有一些公民團體，我們在去年夏天的時候，提出了非常多直接的質疑，也就是說，你到底進行了什麼樣子的溝通活動？到底有哪些人參與整個決策的過程？到底是誰去談判的？到底誰決定哪些產業進來，哪些產業不要進來？針對這些具體的問題，馬政府沒有任何積極的回應。

在去年夏天的時候，針對這件事情真的深入積極報導的第一篇報導應該是天下雜誌，天下雜誌他去採訪了經濟部國貿局的官員，才會發現說，針對影響這麼重大，這麼多產業有關於產業諮詢的活動，他們竟然是透過外聘的雇員，八名雇員來負責多達十幾項產業，那他們溝通的方式，打一個電話去問，非常模糊的問題，被問的業者完全不曉得他在講的是服貿協議，他也完全不知道說，你打這通電話來問我到底是什麼意思。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如果說啦，按照馬總統他的說詞是前面已經做了這麼密集的產業諮詢活動的話，那還有這麼多產業界的代表，還有這麼多自家的立委跳出來說，大家通通都不知道，讓人非常懷疑馬總統他到底溝通的對象是誰？是只有特定在這次服貿協議當中可以獲利的少數特定的業

者嗎？還是真的擴及到了整個產業影響面這麼多的，包括了像美容美髮業，事實上我們一般生活當中的食衣住行育樂，只要你想得到的服務業，都在這次服貿協議的簽訂範圍當中。

那第二點我其實要說明的是說，馬政府當初把服貿協議端出來的時候，他告訴臺灣人民的是說，我們只能限時包裹表決，意思是一個字都不能改，那回來以後你就要整本通過，那個時候是因為民間團體跟學者出來強力的抗議，我們那個時候發動了一個聲明，要求要實踐民主審議，重啟服貿談判，那篇聲明在台大三個社會科學院的院長，包括了法學院院長、包括了文學院院長、包括了社科院的院長，三個人都已經具名的領銜，提出那樣子的聲明，還包括了很多藝文界跟知識界讓人敬重的學者還有前輩，在那個情況之下才逼著朝野的立院黨團的委員，他們做出了必須要逐條逐項審查表決的決議，也在那個時候政府才決定承諾必須要召開16場公聽會。

但是一開始開公聽會的時候的主角也正是這一次引發服貿風波，這麼大風波的主角，國民黨籍的立委張慶忠，張委員他在去年夏天的時候，最有名的是所謂的「三八公聽會」，那什麼叫「三八公聽會」呢？三天排了八場公聽會。那他三八公聽會的排法在第一個層次上面，你就被非常多的輿論跟公民團體質疑說，比小學生趕作業還要草率，根本就是在趕場。

主持人：多草率？

所謂多草率指的是說，我現在決定接下來三天，我要針對八個大的項目的產業舉行八場公聽會，下一個問題，被邀請來的產業對於服貿的內容是什麼，對於開放產業的條件是什麼，對於開放這個產業了以後，對於這個產業它的衝擊影響評估是什麼，一片完全空白，你找這些產業來只是說一些形式上面的話，對於整個在服貿對於我國產業的衝擊，對於勞工就業安全的衝擊，相關的資訊通通都沒有的情況之下，這樣子的公聽會開起來就真的只是過水的公聽會，第二個是，他也開了我們大概立法院歷史上第一次把公聽會排在晚上開，因為他要趕快達到趕場的目的，所以三天開八場，其中有兩天都要開三場，就是早上一場、中午一場、晚上一場那樣子的開法。那個三八公聽會在召開的時候，事實上當天就有非常多的公民團體以及學生，那老實說黑色島國青年陣線就是那個時候學生所組織起來的，去抗議張慶忠的三八公聽會，是黑色島國青年陣線他們的第一場在臺灣社會的公開活動。

主持人：黑色島國是不是看不下去了，所以來組織黑色島國青年陣線就對了。

可以說是這樣講，因為黑島青的成立事實上跟反媒體壟斷運動是有一些淵源在，就是那個時候反媒體壟斷運動稍微告一個段落之後，那他們意識到說整個中國的因素對於臺灣未來的發展非常的重要，那當服貿的議題出來的時候，事實上大家驚覺到了，就是在經濟面上面，中國對於臺灣，他所會造成的衝擊，甚至進一步實質上面的控制，對於臺灣本身的國家安全跟我們在臺灣島上面的生活方式，會造成非常深刻而嚴重的威脅，那在那樣的情況之下，黑島青的...就是有一群年輕人他們意識到這樣的狀況了，所以他們就組織了黑色島國青年陣線，那黑島青的學生呢他們事實上很認真，所謂很認真是說，他們一開始聽到有服貿這樣的東西的時候，嚇一跳，這個到底是個什麼東西呢？所以那個時候其實整個臺灣社會也才意識到說，欸，有這個東西，那這個到底是什麼東西呢？

那個時候我們幾個學者有組織了一個研究團隊，開始進行就有關於服貿，不管是從在程序上面以及在實質面上面的問題，開始匯整資訊，譬如說，馬政府在去年夏天的時候，他教育整個臺灣民眾的資訊是，國際貿易按照國際的慣例，我們必須要限時包裹表決，所謂限時包裹表決指的是說，在一定的期間之內，譬如說三個月，包裹表決只能有一個答案，就是Yes or No，整本接受、整本不接受，那同時他也引在美國的貿易授權促進機制來當作這樣子的一個限時包裹表決的正當性的基礎，說啊美國人都這樣做，所以我們也這樣做。那但是問題是說，他們在援引的這個例子的時候，根本是在欺騙臺灣人民，所謂在欺騙臺灣人民指的是說，美國人他們可以用限時包裹表決，最後啦，用限時包裹表決是因為，行政部門出去談的時候，必須要先取得國會授權，這還是第一步，出去談判的目標、範圍也必須要得到國會的同意，在談判的過程當中必須要受到國會的參與以及國會的監督，甚至民間各個產業也要組成一個民間委員會在參與這個談判的過程，那也就是說，我們一開始在談的時候，大家的意見都有融入進去，該調整的都調整得差不多了，你才能確保說，最後在國會進行包裹表決的時候，可以得到通過的結果。

即使是在那樣子的授權機制的運作下面，美國也曾經出現過說，美國國會對於行政部門所簽出來的東西疑慮過大，譬如說最有名的就是美國跟韓國之間的自由貿易協定，美國跟哥倫比亞的自由貿易協定也出現過類似的問題，他們在談判的過程當中，談判了多久？超過五年，超過五年，完了以後事實上就針對本來一

開始談出來的東西，因為國會的反對，還有進行內容實質上面的修改，那也就是說，跟馬政府在臺灣透過他們政府強力的行銷，灌輸給臺灣民眾的根本是錯誤的概念，那那個時候我們才開始出來大聲疾呼，根本就不是這個樣子，請馬政府不要再繼續欺騙人民了。

那當然在實質面上面也開始進行研究，那開始發現說裡面一些不公平、不對等的地方實際上是非常的多，那黑島青的年輕人他們那個時候知道說，欸，他們對於這個問題可能也未必非常的了解，因為如果連我們學者都自己要花相當的功夫，才能搞清楚說裡面有什麼機關，更何況是學生，但是他們很認真，我記得很清楚，他們去年夏天，自己組織了一個工作坊，所謂工作坊他們是開三天兩夜，三天兩夜，然後找對這個議題有研究的老師、專家來幫他們上課，白天上課，晚上討論，所以這群年輕人呢，他們不是說好像說只會去衝啊，佔領立法院，他們事實上已經自己做了功課了，準備好了功課了，知道這件事情對於他們的未來影響有多麼嚴重，是在這樣的脈絡下面，他們組織了黑島青。

主持人：那這個馬總統說開了20場公聽會，你剛剛講說是16場，沒有關係，我們不要跟他計較場次，國民黨三天開了八場，民進黨應該也有開嘛，那受邀的這些業者應該會提出很多意見嗎？就是說，啊這個可能對我影響很大，那個條文其實是應該要修改，有人這樣的聲音嗎？

有啊，非常的多啊，但是問題是說，更可笑的事情是說，針對業者、針對學者所提出非常多的質疑跟問題，我們的行政官員都沒有提出具體的回覆，讓整個公聽會的舉行感覺像是大拜拜，大家行禮如儀、各說各話，一個很有趣的例證就是，在那16場公聽會的時候，我們的政府官員在公聽會上面的發言一模一樣，一模一樣，就是照稿子念。

主持人：什麼意思？

後來有一個另外一個公民團體叫作「公民覺醒聯盟」，事實上就是公民……

主持人：就以前的1985。

對對對，就是公民1985他們轉型，因為1985主要是關心洪仲丘案，但是那群年輕人關心完洪仲丘案以後，他們發現說，我們以前怎麼沒有意識到說在臺灣

公領域還有這麼嚴重的狀況，他們開始意識到說……

主持人：他們必須要改變、必須要參與。

對，所以他們就成立了公民覺醒聯盟，那公民覺醒聯盟的朋友他們就開始去觀察整個立法院的公聽會。

主持人：好，國昌拍謝，我先給你打斷一下，因為我們必須要進廣告。

是。

主持人：現在我們訪問的是中央研究院的副研究員黃國昌，黃國昌從以前的反媒體壟斷到現在這個事情，他參與很深，從頭到尾參與，包括這次進駐立法院，那剛剛問他的就是說，馬總統說，欸沒有啊，我們沒有黑箱啊，因為我們有20場公聽會啊，144場說明會，重點在這裡，所以我們必須要去看那到底總統有沒有說謊，所以等一下我們繼續來訪問黃國昌。

主持人：我們今天邀請到的是黃國昌，中央研究院的副研究員，那他在這一次的這個整個公民佔領這個國會，那麼希望能夠反黑箱服貿的活動裡面，我知道國昌兄他扮演很重要的角色，那國昌兄我們剛剛談到公聽會，其實我有看過一片光碟，你也有參與，我看你裡面也很憤怒，我看到的片段就是說，國外的評估都是講說或許可能會造成我們什麼衝擊，但是我們的政府就是說跟你講的是保證不會有，你有說這段對不對？

對，沒錯。

主持人：，那所以我才講說其實如果能夠讓這些帶子能夠透過電視讓大家看到，或透過網路讓大家看過，哇，那個說服力量就很大了，那個公聽會會有帶子嗎？

有，事實上在立法院舉行的公聽會，在過去這幾年來公民團體不斷地努力徵求，強力爭取的情況之下，事實上他們都已經有一個像轉播系統，那轉播系統那樣的東西呢，理論上在立法院的官網上面全部都有紀錄，那只是說一般的民眾比較少有人會去上立法院的官網，然後知道層層的查詢說你要在哪一個地方去找到那樣的帶字，那但是我剛剛所提到的公民覺醒聯盟的朋友他們很用心，他們去觀

察那場公聽會，每一場公聽會發現說我們的陸委會主委王郁琦、我們的海基會董事長林中森，每一場公聽會都在照稿念，每一場公聽會念的稿子一模一樣，對於實際上面提出來的問題都沒有回答，所以他們事實上在公聽會上面做了滿多諷刺性的帶子，所謂諷刺性的帶子是說，王郁琦你如果今天來又是要再念稿的話，其實你不用來，你來這邊……

主持人：錄音機就好了。

對，你來這邊放錄音帶就好了，我們不需要一個月花19萬去找一個只會照稿念的陸委會……

主持人：他的薪水。

對，那當然在那個公聽會的過程當中，我們事實上要經過滿多的準備，提出很實質的問題去請教那些行政官員，但是那些行政官員對於提出來的實質問題根本沒有答覆，譬如說我講一個最具體的好了，美國他們在進行FTA談判簽署的時候，他們是已經法制化了，國會要求行政部門你要去提出各式各樣的衝擊影響評估，從不同的角度，其中有一個一定是大家最關心的，就是對於勞工就業的影響，我在公聽會上面拿了一本美國的勞工部在簽訂美國跟另外一個國家的FTA的時候，他所提出來的勞工就業的衝擊影響評估報告，我如果沒記錯的話，大概三四十頁，分析得很完整，給美國的國會做參考，我在公聽會上面直接問我們的勞委會，那個時候的勞委會現在改成勞動部，你們有沒有做就業衝擊影響評估？沒有，談判前就沒有做，被抓到是黑箱了以後，還沒做，那我還進一步問是，那你們有沒有打算要做？也沒有打算要做。那對那些官員來講，他們會說我們保證、我們保證，對臺灣一定是利大於弊。

主持人：讓衝擊降到最低。

然後會增加勞工的就業，就業機會，那針對各個不同的產業的影響，我們當然相信說一個服貿協議當中有些產業會獲利，有些產業會受害，那在針對不同產業的勞工他們所受到的衝擊也會不一樣，如果政府要誠實的面對哪些產業的勞工會受害，你接下來你要說服人說，那我們接下來提供什麼樣子的一個措施來幫助你，你如果連初步的評估都沒有，你就拍胸脯保證說，就一定對臺灣整體利大於弊，會增加就業機會，我在公聽會上面我很直接的跟他們講，對於你們這些行政

官員來講，在這邊講這種話是很便宜的事情，你就這樣子講，但是你在處理的問題，牽涉到的是非常多人他未來不是他個人的生活，而是他整個家庭的生活，你們在完全不了解情況之下，去做這樣子的豪賭，我在講得不客氣一點，你在賭的不是賭你自己，你是拿別人未來的生計在做賭博。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你還不肯負責任的去回應大家的質疑，把該做的功課做好，所謂把該做的功課，非常關鍵的就是我剛剛講的各式各樣的衝擊影響評估你必須要提出來。

在過去的這半年多，很多民間團體跟學者他們在做的是我們的政府本來就應該要認真去做的事情，你們沒有做，我們自己努力來做，在另外一方面，我們的政府在做的卻不是認真的去做他應該要做的事情，而是花了人民大筆的納稅錢在報紙上、在媒體上、在電視上，全部都是在買宣傳廣告，我們不需要那樣子的宣傳廣告，我們要的非常具體的東西。

主持人：這個就是我看到那個經濟部長張家祝他說什麼這個勞工進來會什麼在這邊移民什麼，他說我會用最嚴格的標準擋下來，似乎國家不需要你用最嚴格的標準擋下來，國家有制度、國家有法律，讓國家的制度跟法律去擋，你沒有那種能力，你現在講那個都很容易，好啦，你最嚴格的方式擋下來，那你被換掉的時候誰來擋？那個人如果不擋呢？所以靠人是不行的，這些人我實在說這個人就白賊的，那我剛剛講問那個問題就是說，如果有業者反應了問題，說啊這個服貿對我們有衝擊，我們希望你能改，那改就在法條裡面改啊，可是他又講法條一個字都不能改，那開公聽會有什麼用呢？

這個就是我們最大的質疑，就是在16場公聽會開完的時候，3月10號最後一場，我必須要特別強調，在3月10號辦最後一場是朝野政黨的共識，如果是朝野政黨的共識的話，馬政府不應該說，絕對不應該說開到3月10號的時候已經延宕太久了，這麼重大的事情你事實上才討論了9個月，你好像就不斷地在壓迫臺灣社會，拖太久了、拖太久了，一定要趕快過、一定要趕快過，這樣子做事情的方法是非常不負責的，更嚴重的是什麼？更嚴重的是，16場公聽會理論上要產出足夠的資訊讓立法院的委員會在接下來的程序當中可以進行實質的審查，問題是，3月17號張慶忠說視為已經完成審查，他到底審了什麼東西？他到底討論了什麼東西？沒有。

主持人：沒有啊，30秒是要怎麼逐條審查？

那針對那16場或者是20場的公聽會的那些資訊的那些問題 我不客氣的問，你們這些立法委員你們到底討論了什麼？你白紙黑字拿出來給大家看看，沒有。

主持人：那國昌，馬總統也講說他有這個跟各協會啊 各公會啊有110場的溝通，然後也辦了144場的說明會，這個部分你們有沒有去跟他要過資料？

事實上我們曾經，公民覺醒聯盟就是我們其中的一個合作的團體，曾經跟政府要這些公開的資訊，但是很荒謬的是，他們卻以《政府資訊公開法》當作理由……

主持人：不給。

不提供這些資訊。

主持人：天啊，那我們怎麼辦啊？

沒有就是……

主持人：你就說你有，然後你又說不給。

我覺得現在的……

主持人：那就是沒有做啦，我跟你講那就是沒有做，沒有做才不給，這有什麼機密我問你，跟產業界的說明會有什麼機密我問你。好，我們現在訪問的是中央研究院的副研究員，黃國昌，黃國昌這個在這一次的反黑箱服貿學生佔領國會議場的這個過去的10天裡面，他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他從頭參與到尾，那麼所以等一下回來我們繼續來討論，就是說這個國民黨說我們妥協了喔，我們退讓了喔，我們要让服貿協議重回委員會，本來他們是堅持在院會逐條審查，現在他們願意重回委員會逐條審查，那這樣子這個是不是算退讓，是不是學運可以結束，等一下我們繼續討論好不好。

主持人：現在我們訪問的是中央研究院的副研究員，黃國昌，國昌兄今天來談就是整個這一次太陽花的反服貿黑箱佔領這個國會議場，為什麼，那麼這個顯然政府都是在說謊，一樣一樣的我們要让大家知道，馬英九的說謊無非就是要強硬的

讓服貿通過，可是那服貿對臺灣影響太大了，那麼國昌兄，這個因為張慶忠那個30秒強行通過那個事情，那在這個立法院的公報議事錄裡面其實是一片混亂嘛，所以就沒有通過，那沒有通過，國民黨就說，不然好啦好啦好啦，不然我們就退回到委員會去重審，那他們開出了四項條件，一個就是回歸逐條審查，本來他們逐條審查是在院會，現在有講說不然重回委員會；第二個這個逐條審查由王院長主持；第三個是場合不拘，因為現在場合是被你們佔走了嘛；第四個是民進黨要簽字同意，不做任何的阻撓。那所以這算退讓嗎？

從他們的角度來講或許是退讓，因為當我們上個禮拜的時候，不管是江宜樺還是馬英九總統自己，甚至是林鴻池，他們的態度都很強硬，認為張慶忠的會議是有效的，已經視為完成審查，已經出委員會，要進院會了，好，那到今天為止我們最起碼呢先確立了兩個重要的事情，第一個重要的事情是，那個會議是沒有有效的，第二個事情是說，最起碼國民黨願意開始面對說這個東西要退回委員會審查，但是我要說明的是說，為什麼我們沒有辦法接受，我們沒有辦法接受的原因是說，我們一直以來就堅持我們的原則，這麼重要的兩岸協議，它的監督機制必須要法制化，如果不完成法制化的話，按照每一個不同的個案，不同的情況，大家在那邊喬來喬去，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我們如果大家回想，從去年開始到現在，關於服貿協議的方式，光國民黨自己就已經變動了四次，什麼叫變動了四次？一開始的時候是要限時包裹表決，後來才開始說，那我們逐條逐項地審議，再後來，他們說發展出了一套只審不三讀，然後在張慶忠開那個30秒的委員會之前，各位如果去注意媒體的報導，從張家祝開始，江宜樺，全部散發出來的訊息……

主持人：一個字不能改。

一個字都不能改，只能審不能改，我們非常直接的質疑是說，我們臺灣還是一個法治國家嗎？針對這個協議到底要怎麼審，可以這樣子變來變去變來變去，今天處理完了服貿，明天的貨貿呢？貨品貿易協定，那個可能對臺灣的經濟衝擊影響會更大，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我們主張朝野的立委你們必須要認真的看待，認真的看待馬上完成兩岸協議監督機制法制化的重要性，先完成了立法，有了一個法規的基礎以後……

主持人：以後就你不用去佔立法院，以後就不用大家打得頭破血流了。

對，再來進行，按照那個法制化的基礎跟程序，再來進行服務貿易的審查，這是我們一向的主張、一貫的原則，從來沒有改變過，那這樣的主張藉由這次這群勇敢的年輕學子，他們這樣子一個驚天一擊的活動，一方面不僅讓臺灣的社會大眾意識到說有這麼嚴重的問題，另外一方面這樣的主張跟訴求，也在短時間當中得到很高的支持，我大概瀏覽了一下各個不同的民調機構他們所顯示出來的民調，要求先完成法制化再審服貿的支持度，有的媒體或者是有的民調公司顯現是八成以上，有的是七成以上，那不管怎麼樣……

主持人：都是七八成。

一個七八成以上的民意，我覺得朝野立委必須要看得得到、必須要聽得到，必須要讓他們在國會殿堂當中職權的行使去反映人民的要求。

主持人：是，你覺得馬英九有退讓嗎？

從我剛剛講那兩件事情來講，第一個是會議沒有效，第二個是最起碼他不再堅持從在院會的程序當中處理，而是有軟化，從委員會的處理，我不能夠說他完全沒有退讓，但是我不會用「退讓」這個詞去形容他，之所以不會用「退讓」這個詞去形容他，理由是說，這樣子的一個滔天大錯，我會用滔天大錯來形容指的是說，他們這次的所作所為已經狠狠地踩到了臺灣民主憲政的底線，他們已經跨越了那個紅線，讓大家忍無可忍，其他所有可能的方式都沒有辦法去改變他們這樣的行為的時候，才有攻佔國會這樣的行動，讓大家意識到說，這件事有多嚴重，馬政府的所作所為有多可惡，他們目前所做的任何的的事情都是試圖在修補他們所犯下滔天大錯的手段而已。

但是我要說的是說，不管單純的是說這個會議沒有效，還是退回委員會，對於正本清源這件事情應該要怎麼處理、怎麼解決，還沒有達到應該要回覆那樣的標準，也就是必須要先立法完成才能夠開始來實質審查服貿。

主持人：那馬總統他說，他願意大家不設前提公開的這個跟學生見面，而且他現在也讓服貿退回委員會去逐條審查，那外面的這個觀感會覺得說，啊馬總統好像有退讓了，這個學生還不願意見面，會不會壓力在你們身上？

或許這正是馬總統他們要達到的效果，他一連串的媒體的操作，在媒體上面

放消息，然後不斷地去壓迫學生我們趕快就會面的事宜來進行討論，但是我們實際上面看到的是什麼？我們實際上面看到的是說，在最近幾次朝野協商，針對這次的爭議所進行的朝野協商當中，馬英九總統還是藉由他黨主席的身分，把黨紀的那隻手伸入了國會當中，去控制國民黨籍的立法委員，控制國民黨籍的立法委員針對我們最核心的訴求，也就是必須要先立法再審查，對於我們的角度來講，馬總統明顯的是在玩兩手策略，他一方面是希望化解他在民意上面所受到的壓力，展現出我很有誠意要跟你們談，但是另外一方面卻用黨紀牢牢地綁住了國民黨的立委，讓他們在我們最核心的訴求，先立法再審查這件事情沒有任何鬆動的跡象。

那我們要說的是什麼呢？學生要的是什麼？很清楚，我剛剛已經複述過很多遍了，而學生的主張也獲得了臺灣社會七成甚至八成以上臺灣民眾的支持，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如果跟馬總統的會談要有任何積極的意義的話，恐怕就先立法再審查這件事情，馬總統自己或者是國民黨籍的立法委員他們必須要更進一步的積極的釋出善意，所謂積極的釋出善意指的...其實我不太喜歡用釋出善意這樣的詞來形容，因為從我的觀點來講的話，是我們如果還相信民主政治就是民意政治的核心價值的話，那本來就是他們應該在做。

主持人：沒錯沒錯。

那如果他們...只是要求他們做他們本來應該做的事情，哪有什麼讓步之可言。

主持人：講更難聽一點啦，退回委員會審查只是回到原點，你們這要為過去這段時間國家的動亂要道歉，對不對，要不然國家其實不需要這樣子啊。那我們現在訪問的是黃國昌，中央研究院的副研究員，好，可是我的觀察就是說，馬英九他其實也在觀察形勢，他也在希望從中慢慢地扭轉對他自己的頹勢，那麼看起來我是覺得他不想，目前沒有要退讓，那如果他不退讓，那這場運動會怎麼樣的結束？等一下我們繼續訪問黃國昌。

主持人：我們今天邀請到的是黃國昌，中央研究院的副研究員，那麼這個國昌兄他在這一次的這個學運裡面，因為我有看到你接受自由時報的專訪，那麼其實你們在這個張慶忠30秒那一天，你們就非常憤怒，所以幾個人就集結在那邊討論，那麼就馬上大家這個連絡，非常祕密的，因為怕被監聽、被竊聽，那在4點鐘就做成決議，然後要晚上9點要攻佔立法院，到現在，國昌兄當然他參與很深，那

現在如果說馬英九不退讓呢？

對我們來講，現在訴求的對象恐怕也不是只有馬英九總統個人而已，因為某個程度上我會說這樣子的話，可以說是反映了出來在過去這段期間當中，對馬總統他在這段期間當中的公開發言非常失望，非常失望。那另外一方面呢……

主持人：你覺得他那個公開發言展現了他什麼樣的性格？

我這樣說好了，上個禮拜馬總統第一次發言的時候說，這群學生在傷害民主在踐踏法治，我要說的是，真的在踐踏法治、在傷害民主的是馬英九總統自己，為什麼我會這樣子說？那30秒的公聽會，30秒的公聽會，他是按照什麼法去這樣做的？沒有任何的法源授權張慶忠這樣做，張慶忠說我只是小弟，不要來找我，那後面的大哥是誰？後面的大哥就是他們的黨主席馬英九，踐踏民主，30秒沒有討論視為已經完成審查，我想不需要哈佛法學博士，目前臺灣任何一個公民都會跟你講說這絕對不是民主，你如果把這整件事情看得再更遠一點，去年9月的時候發生了9月政爭，馬總統要把他的手伸到國會裡面去，他用他的黃世銘濫權的監聽、違法洩密資料，他背後的目的什麼？他背後的目的就是希望這個國會配合他的意志。那個時候最重要的法案是什麼？服貿，他認為王金平太消極了。

到今天，到今天，國民黨開除我們國會議長黨籍的官司，第一審已經輸了，黃世銘第一審被判有罪，去年9月整個臺灣社會國家的動盪、社會的紛擾，我要問一個問題，馬政府裡面誰負了什麼責任？

主持人：沒有。

馬英九道歉了沒有？

主持人：沒有。

江宜樺下台了沒有？

主持人：沒有。

那所以我們去年那是一場誤會，全臺灣人民倒楣，因為馬英九跟江宜樺兩個

人這樣亂搞，整個社會搞得烏煙瘴氣的，到現在還繼續在亂搞，在這樣的情況之下，馬英九竟然還有那個臉去指責說，學生傷害法治、踐踏民主，今天在那個國會殿堂裡面把臺灣的民主傷害得最體無完膚的，正是你馬英九。

等到整個輿論上面的壓力都到他身上，國外的媒體、重量級的學者甚至美國國務院都講話的時候，他開始感覺到說是情況不太妙，那藉由想要跟學生會談這樣的媒體操作的方式，來化解他目前所面臨的壓力跟困局，這是誠意嗎？不是。這是退讓嗎？不是。從我們的角度來看，對馬英九很失望，因此我們現在訴求的對象不是只有馬英九，還有所有朝野的立法委員，請你們回應民意，跟人民站在一起，人民要什麼？人民要先完成兩岸協議監督機制的法制化，完成了以後，接下來行政部門，不管是服貿協議或者是他們現在還繼續黑箱的在祕密談判，可能馬上會浮上台面的貨品貿易協議的審議，每一個立法委員，特別是國民黨籍的立法委員真的好好的想一想，選擇跟人民站在一起，不要受馬英九一個人意志所綁架。

主持人：所以你們絕不妥協就對了。

絕不妥協，沒有任何妥協退讓的空間，如果說今天臺灣七八成的民眾都支持我們所提出這樣一個正當的訴求，我們選擇自己選擇放棄說，對不起，我們撐不下去了，我們要回家，我在目前的國會議場當中，我感受不到說有人有任何想要這樣放棄的念頭，參與的人如果就這樣子回家，我不曉得那個心情會變成什麼樣，但是以我自己來講的話，我會覺得對不起自己，也對不起這麼多臺灣民眾的支持。

主持人：是好，我們訪問的是黃國昌，中央研究院的副研究員，非常感謝。